

去歲年底，一個寒冷的下午，北風刺骨，校園裡的楓葉，隨風飛舞。一位瘦長的中年學者，踏過舖滿了紅葉的走道，步入本學院形態學大樓，教室裡擁擠的人羣，立刻發生了震耳的掌聲，熱烈地歡迎這位遠渡重洋，不遠千里而來的國際名學者。

Dr. George W. Chu 是美籍華人，早年留學美國，獲得約翰霍普斯金大學衛生學博士，並榮任美國微生物科學會證書會員，現任夏威夷大學微生物及寄生物學教授，去年九月應台大醫學院之請，回國執教，為微生物學客座教授，並講授 Fluorescent Antibody Technics。

深紅色的絲絨窗帷垂下了，柔和的燈光，映出了弧形大黑板上一行醒目的講題——The Advances Laboratory Diagnosis of Infective Diseases。在徐院長簡短的介绍之後，朱教授口若懸河地開始了這個引人入勝的講演。他說，在過去的臨床診斷上，醫生先行培養病原菌，然後再據以診斷的方法，耗時太久。但是，現在一個新的方法發明了，在歐美各國，F-A Test 現在已經廣為應用，利用一架特別裝置發紫外線的 Fluorescent Microscope 的幫助，一位臨床的醫生只須化三十分鐘的時間，便能馬上獲得寶貴的線索，以下診斷之方。

F-A Test 的操作方法有二：①直接法：以病

原菌為抗原，加入染有 Fluorescent dye 之抗體，若二者發生反應，則在螢光顯微鏡下，立可看到光的病原菌。

②間接法：抗原加上染色之抗人體球蛋白，檢查時，加入受檢者之血清，若二者結合，則可到前述之現象。

最近，台大醫學院細菌學科，就曾利用直接法測出了霍亂菌。現在，此一劃時代的新發明，已由朱教授介紹到台灣來，料想在不久的將來，亦將被廣泛的應用。

朱教授以幽默的談吐，詳細地講完主題後，學們興猶未盡，朱教授欣慰地點點頭，說時遲，時快，燈光突然熄滅，全室漆黑一片，伸手不見五指。一會兒，一絲強烈的光線自座位後面照射過來，白色的銀幕已經「混水摸魚」地高踞在黑板上，雪白的幕布上，正在放映着人間樂園——夏威夷的美麗景色，山川秀麗，風光旖旎，從此，「教室和電影院一樣」，人人看得心花怒放，幾不知置身何處。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，忽然鈴聲大作，窗簾突開，滿天的晚霞照進了教室，人人如大夢初醒，大叫「天上人間」！就在講桌旁的朱教授綻開了開意的笑容，其意洋洋。在一極短暫的沉寂後，驟然掌聲大作，朱教授滿面笑容，雙手作揖，高呼歡迎你們到夏威夷，愉快地步出講堂。

藥三生活小記

TOMO

本校第一屆藥學系同學，轉眼已是大三了。有了系主任徐型堅教授領導以來，大家在融洽的氣氛中研究學習。不論在課堂，在實驗室，或在藥廠，教授與同學們打成一片：教授熱心教導，同學認真學習。

× × × × × × ×

這學期在實驗方面特別加強。像藥劑學的實驗，除了在校內操作之外，還分批到省立醫院，衛生試驗所，回春堂、強生、新新、維和、美達等藥廠實地參觀實習，對實際工作經驗，獲益非淺。另外又參觀新竹氫氣公司與南港啓業公司，增進同學們的知識良多。

× × × × × × ×

藥用植物學與生藥學是相銜接的兩門學問，前者藥二正在修習，後者是藥三所正在研究的。除了在課堂學習，實驗室解剖分析之外，還實地上山採藥。十二月三十日，在徐系主任，那琦教授，許喬木博士，甘偉松教授及高木村先生率領下，藥二與藥三同學在斜風細雨中爬上了七星山，邊走邊採，採得藥材數十種之多。同學們大開眼界，書本所得知的力能與實際物質相配合。

× × × × × × ×

藥三同學這學期似較以往活潑許多，想必是徐系主任的「運動小會」所導致。有一天，正是徐系主任的藥化課，他見大家無精打彩地應付考試，於是特許大家出去活動活動。因為不是運動大會，所以美其名為運動小會；他還親自帶領同學打籃球、排球、棒球與網球；同學們深受感化，此後每逢體育課，無不蜂擁而出，運動風氣特別興盛。有人說：「一年驕，二年傲，三年拉警報，四年沒人要。」或說：「大學四年，金銀銅鐵。」雖另作其他引喻，但不妨應用到全體藥三同學身上。藥三同學將是北醫的首屆畢業生，最先接受社會羣衆的考驗，責任真是重大。初進北醫，意高志滿，身份如金，無限光明遠景；過了一年，傲氣依然凌人，究竟銀不若金之光芒畢露，漸漸內斂了；到了大三大有「時不我與」之感，餘下的十幾月能學得多少？藥三同學想要畢業時「不」沒人要，實在有將「鐵」練成鋼的必要，用功是應該的，不過將來的事業建基於健康的身體，所以「運動小會」還有加強的餘地。

× × × × × × ×

藥三的男同學大部份在暑假受過軍訓，學期剛開始時，軍人氣息非常濃厚，時有軍事動作和軍事術語出現。但時過境遷之後，這些動作與術語也就較少為人注意；最明顯的是頭髮留低了，鬍子也不刮了，若身在成功嶺不被禁足才怪呢！